

没有翅膀的天使

徐怀中著



I247.7
216

020408



女子学院 0053647

没有翅膀的天使

徐怀中 著

昆仑出版社



没有翅膀的天使

徐怀中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 $\frac{1}{2}$ ·插页3·字数122,000

1986年8月第1版·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8,700

书号10282·10 定价1.25元



徐怀中

AAA79/63

作者小传

他曾说，他是吃太行山人民的小米黑豆长大的。十岁(1939年)入河北磁县抗日高小，两年后考入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中学，十七岁毕业入伍，从事部队文艺工作至今。五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，发表了长篇《我们播种爱情》等。1958年起在解放军报社任副刊编辑五年，后调总政文化部创作组。1973年起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、文化部副部长。1978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。1984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。1980年发表的《西线轶事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奖。现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。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，主席团委员。

内 容 提 要

凡是读过《我们播种爱情》、《无情的情人》、《西线无战事》的人，都不会忘记徐怀中这个名字。他的作品以其优秀动人的文字，浓烈凝炼的感情，耐人寻味的笔调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。

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八篇小说，有一九八四年发表的，描写一位老军人爱情生活的《没有战功的老军人》，也有脍炙人口的，讴歌年轻女护士高尚情操的《没有翅膀的天使》，还有作者的处女作《雪松》等。这是一部绚丽多彩的、沾满了生活露珠的中短篇小说集。富有艺术魅力，可读性强。读者可以从中得到美的享受，受到美的熏陶。

责任编辑：董保存

封面设计：陈亦逊

内 容 简 介

本集子包括11个短篇小说和2个中篇小说。其中《她的故事》和《隔壁官司》曾分别在全国或地方获优秀作品奖。

本集子的作品文字清新，内容生动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在人物塑造方面，作者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开掘，塑造出性格迥异的典型人物。对壮族女性的刻画，尤见功力。

中篇小说《歌王别传》极富传奇色彩，通过民间歌手老少两代在生活和爱情上的磨难悲欢，展现了人世间的恩怨，描绘出山乡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卷。故事曲折，文笔优美。

目 次

没有翅膀的天使	(1)
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儿眼	(25)
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	(55)
雪松	(127)
十五棵向日葵	(140)
卖酒女	(153)
阿哥老田	(165)
四月花泛	(175)
后记	(199)

没有翅膀的天使

人的高贵，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，超过了天使的高贵。

——但丁：《神曲》

二〇七三野战医院的女同志，对军服设计式样很有些议论，说穿起来空空荡荡，圆鼓楞登的，象一口钟。可是，每当女护士柳蓉蓉从人们面前走过去，听到的又完全是另一种议论了。都讲看来看去还是军服能“托”人，有胸有臀，显得那么贴身儿。军服被赋予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，尽管无可讳言，目前群众对军人传统的好感还有待于进一步恢复，一般青年男女总还是喜欢向人讨换一件七、八成新的军服穿穿。

几个小护士向柳蓉蓉请教：“同样的二尺半，一上你的身就不一样了，怎么搞的，怕是你自己改过了吧？”

柳蓉蓉一笑，“等今年夏服发下来，你们拿到我这儿来好了。”

“不是有规定，不许随便裁改军服吗？”

“哪个说我改了，开了线，不许自己收拾一下吗？”

论起穿戴打扮，公认都比不得宣传队的女同志。不过，一些女宣传员又往往失之过分。比如军帽戴得太靠后，简直是挂在后脑勺上的，哪里挂得住，全靠几个卡子夹在头发上。只讲这一点，就让人看着不大顺眼。比较之下，柳蓉蓉倒要高出一筹，她总是把自己出落得雅致脱俗，恰到好处。她额前那一绺飘动着的刘海儿，是用卷发夹子做出来的，睡觉前上好了夹子，第二天用铁刷子松松拢拢一梳，看上去很自然，既为一张脸盘儿增添了生动，又不象是着意加工过的。

近年来，部队又要求干部节假日上街尽可能换便服。有人懒得换，上身穿衬衣，下边还是绿裤子。柳蓉蓉从不混穿，节假日换便服上街，是柳蓉蓉定期发挥自己优势的一个机会，她是决不放过这种机会的。凭一个护士的薪金，偶尔置一套好衣服当个门面，问题不大；如果尽着自己性子，不等这一件穿坏，又在赶着要做另一件，那就难免会经常处于紧张状态。小柳很善于统筹规划，从其它方面抠出钱来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。好在衣着主要在于款式，有上等呢料自然更好，没有那个条件，快巴涤卡同样可以十分考究。人们往往看见小柳买回的是一块粗粗拉拉的处理布头儿，穿出来却象是什么贵重料子的一件笔挺的外衣。

她的毛衣背心，差不多年年要更换新颖样式，拆了又打，打了又拆，练出了一手好功夫，看一场电影，一只毛衣袖织出来了。女护士里有些人想学着柳蓉蓉的样子，是那么容易学的吗？

来自贵阳郊区的一个农家姑娘，谁教的她这么会穿戴呢？据考查，她是受了上海人的影响。为了支援大三线，那些年从上海调了好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到贵州，随便走到哪里，都可以听到让人半懂不懂的上海话。对于告别了中国第一大城市，来到古黔之国的上海人，当地人们给予的评语各不相同，多数是褒的，贬的也不是没有，全凭个人印象就是。有一点是大家没有分歧的，那就是称道上海人特别会穿。这不仅是从贵州人的角度，从全国来看，也不妨讲是由上海在领导了衣着方面的时代潮流。男服变化不太显著，女装花样翻新，不断由上海时兴出来，包括首都在内的南北各地，随后忙不迭追赶着一个接一个的摩登浪潮。上海的裁缝师傅手工精巧，别具匠心。一块布料尺寸买小了，找不到哪家成衣店肯接受，你拿到上海去。老师傅细心拼对着裁剪好了，随即笑嘻嘻夸奖你料子买得好，少一寸不够，多一寸浪费。人们喜欢新式的服饰，又永远感到不满足，于是你添枝我加叶儿，可着自己的聪明予以发挥。你到贵阳马路上去看，年轻妇女们穿的比上海滩还要新派些，洋气些，还要鲜亮些，透明些。所以有那种嘴巴缺德的，就刻薄贵阳女孩子是“茅台酒装了玻璃瓶”。这个话传到了二〇七三医院，一些人正好拿来“俏皮”柳蓉

蓉。

茅台酒名甲天下，誉满五洲，是中国的一大骄傲。其酿造技术独特，可谓璞玉精雕，质地醇厚丰满，香味浓郁悠长，这自是不待说的。就连装潢也非同一般，墩墩实实的陶土瓶，没有细长的脖儿，瓶嘴小小的，显得那么粗拙古朴，自成一格。和全世界各种名酒摆在一处，一眼就能认出我们的茅台来。据说外国人只认这种土瓶子，几十年的陈酒，你一装玻璃瓶，人家就摇头了，硬说这是假冒。不过，是不是因此就得出结论，说我们的女孩子们也只能展示出某种一成不变的乡土风格，而不允许她们穿得稍为新派些，洋气些，稍为鲜亮些，透明些呢？

二

人们随便取笑几句，也就过去了。柳蓉蓉没有想到，她晋升级别的事情，竟然会因此而受到了影响。

小柳前年刚调过了级，按文件精神，今年她是不会再动了。领导上照顾，又给二〇七三医院下了百分之五的指标，规定前年调过级的人，表现特别优秀的，还可以在百分之五的限额内参加评级。虽然名额很少，同样需要自下而上经过评议、提名、评审等等，一层层要开许多次会，来完成这项人人都十分关注的工作。

内二科提了柳蓉蓉的名，上报评审组了。

应该说，小柳具备的条件还是很硬榔的。首先她事业

心强，安心护理工作，这一条说来平常，并不那么简单。退回几年说，能穿上军服，当一名小卫生员，就是很值得庆幸的，可以抄小路绕过“广阔天地”，要不了几年，肯定提护士，二十三级干部稳拿了。现在完全不同了，一般认为干护理这一行太亏，又脏又累，没完没了地侍候人。靠山硬的，路子多的，能走早走了。走不成的，希望活动到机关当参谋干事，当广播员，或是要求调化验科，调理疗科，至少工作松活一些，不上夜班。柳蓉蓉一则没有靠山门路，二则确实也没有动过那种念头。她始终崇拜着创立了护理学的那位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，陶醉于她的这样一句名言——“一个护士，其实就是一位没有翅膀的天使。”每当柳蓉蓉穿起白罩衣，把头发掖进护士帽里，提前十五分钟去接班的时候，总是带着某种超脱一切的近乎神圣的感觉。她从不以为作护士有哪一点不够体面，也从不由于一辈子只能当护士，而不能成为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夫，就感到有多么遗憾。她始终一条一理按照护士学校老师教导的那样实行着，出入病房，仿佛是一朵飘浮的白云，人们不觉间她飘来了，又不觉间她浮去了。脚步轻盈，动作敏捷，开门关门从不发出一点儿声响。柳蓉蓉特别注重一个女护士应有的举止礼貌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去拿痰盂，必定是腿先把裙子夹好了，才蹲下去。任何时候都那样端庄持重，从不随便。小柳不张口便罢，话一出口，就让人从心里舒服。每天第一次进病房，先要点头问好，一面为病员试表，一面询问谁有什么要求，当办的即刻就办。

送饭来了，护士们一般就催促着：“三床！起来吃饭啦！”小柳从不“三床”“五床”那么不文明地喊人，而是轻声细语地称呼着某某同志，笑咪咪说：“开饭了，你想吃点儿什么？”有哪个病人不喜欢这位“白衣天使”呢？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仪表上讲，柳蓉蓉如果算不上是全院的，至少也应当说是内二科的一块引人注目的招牌了。此外，由于小柳严格地按制度行事，避免了两起医疗事故。去年的几次理论技术考核，她全部拿的是满分，新闻干事还为她写了一篇报道，登在军区小报上。所有这些，都应当作为晋级条件予以充分评价的。

柳蓉蓉一旦被提名，急的要命，她马上就去找领导，要求把她的名字勾掉。如果是年限到了，和大家一起调上去，那没有话说。现在是把她作为特别优秀的，格外跳一级上去，说什么也不行。柳蓉蓉希望能够相安无事，她不愿意冒这个尖，她很害怕。百分之五，一个科平均不到一个，明摆着的，谁被提名，谁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就算你能评上去，也好受不了。何况十有八九要被刷下来，见人都觉得别扭，何苦来呢！

果然是的，先都说小柳调上去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评审小组给的暗示也是肯定的。可是到宣布名单没有她了。为什么被刷掉，也没有谁找她谈。纷纷扬扬，传说评议当中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。其中提的最普遍的一条，就是说她过分地考究穿着，这方面太突出了。又有人提到，她曾经换了便服，到地方单位去参加过跳舞会，先跳的是青年舞，过

后就开始跳交谊舞了，这一条分量也够重的。以至还有人统计过，为了看外国电影，柳蓉蓉曾有四次向护士长提出，把小夜班调换给别人，等等，等等，还有好几条。这些大都属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，不一定要归结为是哪个阶级的思想。但也正是从这些具体问题，反映了一个人政治上相当差，或者说是较差、很差、太差。既然如此，可不是刷掉就刷掉了。

一些医生护士同情小柳，都帮她出主意。有人认为可以找领导谈谈，可能还有活动的余地。据说一些地方医院就保留一两个名额，防备谁闹得太凶，不调一级上去恐怕会出问题，就给补一个名字上去。这只是一种谣传，不过也不完全是耸人听闻之说，省妇产医院就出过事的。一位女医生，由于调不上级，反倒被人数落出了多少条不是，她气不过，她实在接受不了。在做完一次破腹产手术，迎接了一个小生命到世界上来之后，她洗了澡，换了干净衣服，随即就不告而别了。人们讲起这件事，不能不感到痛心。有什么话好说呢！往往就是如此，连一桩值得喜庆的事情，也竟至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不是有“西水东调”、“粗粮细做”、“中餐西吃”等等的話吗？妇产医院的情况可以叫作“喜事丧办”吧！于是一些单位接受教训，预先留了机动名额，以防万一。部队情况有所不同，当不至于紧张到那样。不过二〇七三医院也还是经历了一场风波的。调级名单一公布，有的人当即就要求领导谈话。找支部、找党委、找院长、找政委，也有越级上告，去找后勤部长，

找军区司令的。尽管柳蓉蓉对一些事情不难说清楚的，但她没有找任何一位领导谈话。她只是淡淡一笑，没事儿似的。

小柳不气吗？她气的偷偷哭了两次。倒不是别的，小柳已经写信告诉了妈妈，说她不久就要从技术十三级提为十二级，她明确地许愿，提级以后由每月寄十元，增加为每月寄十五元回家去。可以想象，母亲该会喜欢成什么样子，她不知要多少次向邻居那些婆婆们讲起，我们家蓉蓉是如何地要强肯干，又如何晓得心疼老人。现在难堪了，小柳不得不再写信去，声明她前一封信上讲的不作数了，要命不要命，这封信可怎么写哟！

三

柳蓉蓉被调到了放射免疫实验室作助手。这个工作对她很新鲜，也很紧张，自然地使她忘记了评级带来的不愉快。穿着打扮上显然也有些疏懒了，头发卷儿经常不收拾，随便蓬松着。尽管一些小护士带着羡慕的语气说，柳蓉蓉头发乱有乱的好看，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。

一个实验室，好大牌子，其实全体只不过两个半工作人员。除小柳外，另一个是检验科的女医生曹卓，还有半个，是曹医生的丈夫，传染科主治医师赵起。赵医生是医大的优等生，英文程度高，全靠他翻资料，提出方案。可是他大部分时间还得在科里上班，所以只能算半个人。

放免实验室的第一个战略目标，是攻下胰岛素抗体血清。这倒并非一项首创发明，国外早有了的。一个规模有限的野战医院，不会为任何不切实际的热情的口号所动，以至发出誓言，要把资本主义世界远远抛在后面。研究任务是从实际需要提出的，获得胰岛素抗体血清，就可以开展放射免疫测定，对糖尿病进行早期诊断，将比过去的测定方法灵敏一千倍到一万倍。这也称得上是为我国的医学田园翻耕了一块空地。还有一点使大家觉得了不起的是，如果搞出来，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宝贵的外汇，不必再去进口这种要价过高的药盒了。尽管对实验室的几个同志来说，外汇，还仅仅是一种模糊的概念，他们当中至今没有谁见识过美金英镑是什么样，甚至也还没有谁看见过一张港币。

目前已经进入重要阶段，刚刚为二十五只豚鼠注射了完全福氏佐剂。通常是不在夏季来做动物免疫的，怕创口容易溃烂，加之各种传染病，容易造成死亡。为了让豚鼠不受热，曹卓和柳蓉蓉每天去帮助动物室的杜师傅冲洗地板笼子。冲洗太勤了，竟有人提出了非议，说本来是饲养动物的地方，环境脏一点，人并不觉得怎么样。收拾得过于整洁，不象是动物呆的地方了，倒反显得豚鼠那股臊臭气味更加突出了。这当然是讲笑话，其实她们每天都为豚鼠洗过澡的，还用水管子在肚子下面轻轻地为它们冲了凉，连爪子也都仔细冲涮过。豚鼠一个个乐得爽爽快快的，曹医生和小柳却大汗淋漓，累得够呛。下班回去，简单洗洗，